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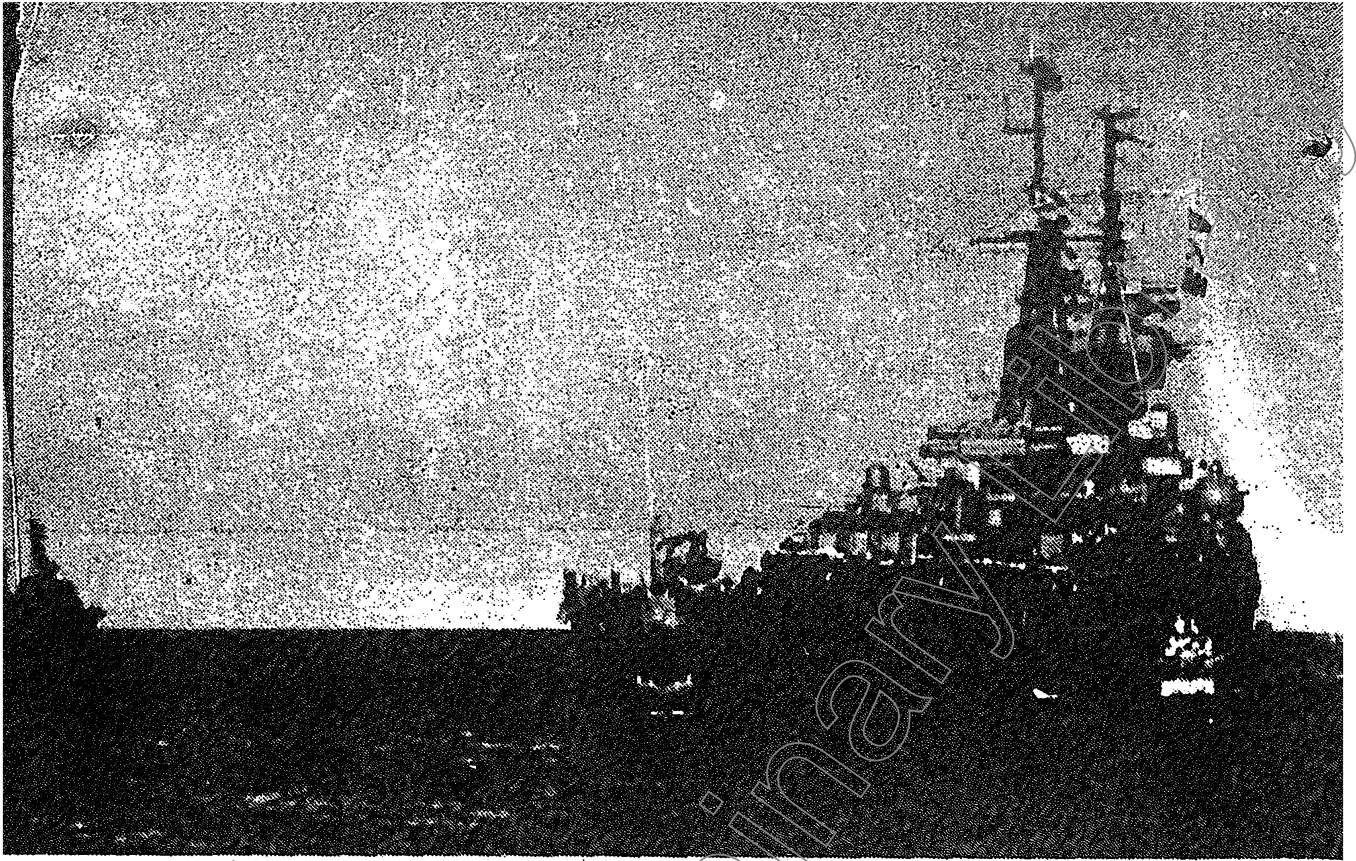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端



120

1956年8月1日



蘇聯海軍友好訪華艦隊訪問上海

上圖：巡洋艦“德米特里·波日阿爾斯基”號駛進吳淞口。

新華社記者 劉東鰲攝

封面：上海神長教友參觀蘇聯海軍友好訪華艦隊時與蘇聯海軍合影。（後排中間穿黑衣者為張家樹神父）

上海新民報攝



第 120 期 目 錄

半月談：多看，多聽，多講.....	(2)
在政協山西省太原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邢化民神父的發言摘要.....	(4)
張淑仁、秦志儒修女的發言摘要.....	(5)
保定范學淹主教等神長談宗教政策的真實性.....	(7)
廈門教區黃子玉代理主教號召教友踴躍參加愛國會.....	(8)
參加全國人代點滴.....	胡文耀 (9)
匈牙利史柴比克總主教病逝.....	(12)
武漢參觀歸來.....	王文舟神父 (13)
南京之行.....	秦鳳懿修女 (16)
講道台：如何熱心敬禮聖母.....	姚正一神父 (18)
桂林教會近況.....	馬凌雲代監牧 (20)
蚌埠修女的轉變.....	朱化宇神父 (21)
特寫：神職界的榜樣——趙錦榮神父.....	關 顯神父 (23)
勞動得來的光榮.....	(25)
讀者來信：沒有黨和政府，哪有今天？.....	(27)
金蘋果.....	(28)
各地簡訊.....	(30)
“天津教案”初探.....	高慶琛 (32)

廣 播		(半月刊) 第 120 期 1956年 8月 1日
		定價：每冊 0.10元 (每月 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個月 6 期 0.60 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 個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 9 號)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 90 號)	(國外及郵號另訂)
天津市期刊登記證刊字第 004 號		

多看，多聽，多講

最近一個時期，各地神長教友的參觀訪問活動甚形活躍。在各地國家機關或政協地方組織的大力協助下，許多教區的神長教友參觀了我國重要的工業建設、在合作化運動高潮中的新農村和許多各種展覽會。由本刊最近幾期的發表的幾篇觀後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通過這些參觀活動，參觀者對祖國的偉大和可愛有了新的認識，從而更能發揮熱愛祖國、熱愛和平的善情，同時也糾正了自己一些錯誤的看法。這是很好的。我們認為，這樣的活動應該加強。

在進行參觀活動的同時，許多地方的神長教友更進行了彼此間的訪問。有的更是假參觀之便而與其他地方的神長教友見了面。在這些訪問活動中，各地神長教友不但加強了團結，同時也就許多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在一些重大問題（如對愛國運動的看法等）上取得了一致的認識。這對愛國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地開展，是非常有利的，因此也是值得歡迎和鼓勵的。

過去，當帝國主義分子統治中國各地教會的時候，是嚴格禁止我們的神長教友接觸新鮮事物和彼此間發生聯系的。我們都還記得，帝國主義分子曾把許多與信仰根本無關的事說成是“犯罪”，不許我們看進步書籍和報紙，不許我們與進步人士接近。如有人敢於不遵守他們這些禁例，就會遭到打擊、誣蔑，

甚至有被開除通功的危險。及至帝國主義分子被陸續逐出我國之後，繼承了他們的衣鉢的反革命分子們（如上海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更狂妄地訂出了“不看，不聽，不講”的戒律，企圖用這種一手遮天的辦法，阻止我們認識事實的真象，以便於繼續受他們的欺騙。但是，他們這種卑鄙的企圖終於宣告失敗了。我們還是看到了共產黨並不是像他們所宣傳的“洪水猛獸”，而是誠誠懇懇想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國家的；不是“迫害宗教，消滅宗教”的“聖教會的對頭”，而是不但允許人們有信仰自由同時更採取了保護宗教的政策。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的祖國不是像他們所誣蔑的“強盛不了”、“只好由外國人來治理”的國家，而是完全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相比都毫無遜色的。同時我們更看清了他們所以百般阻撓我們接近真理的緣故，一點也不是什麼信仰問題，而正是用信仰作掩護來麻醉我們，使我們變成他們的“順民”而已。

天主賞給我們每個人以三司五官，就是要我們多看，多聽，多講，並通過看、聽、講，再加上思考，辨別是非善惡的。事實也證明，只有多看，多聽，多講，才能使我們認識真理，有所適從，不再上當。尤其在今天，當我們祖國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進步，和平的光芒照耀着全世界，到處充滿了從來未有過的光明的景象和歡樂的聲音，我們又怎能不看，不聽，不講？讓所有那些強加在我們頭上的枷鎖，永遠隨着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們一同滾開吧！我們要掙脫反動毒素的束縛，接受新事物，作一個新時代的新人！

在政協山西省太原市第一屆

邢化民神父的發言摘要

我是一個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自幼受帝國主義的毒化教育，因而中毒很深。我從大修院畢業後，20多年的時間完全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為教會服務，我對祖國對人民是毫無貢獻的。由於長期受了帝國主義的蒙哄和欺騙，對共產黨抱有不滿情緒，不敢接近共產黨，以為宗教是共產黨消滅的對象，宗教同共產黨是決不能並存的。反而把披着宗教外衣，做顛覆破壞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看成是我最親密的國際友人，是協助我們宣傳福音的傳教士。這真是：認賊作父，引狼入室，敵我不分。這樣糊塗的思想，不但就悞了自己的進步，而且影響了教徒的進步。真如瞎子引路，把人都引到黑暗的深溝裏去。現在我才初步覺醒過來感到很是慚愧。

解放後經過黨和人民政府耐心的教育和培養，以及我個人自覺的努力學習，我的政治覺悟有所提高，初步站穩了愛國立場。我特別感到是：最近幾年來祖國偉大建設事業的成就，把祖國多年來貧窮落後的面貌從根本上改變了，成了一個獨立、自由、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我國的和平外交政策贏得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使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些生動事實使我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從思想上起了根本性的變化，由畏懼而化為敬愛，由不滿而化為衷心的擁護。同時我亦徹底認識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和暗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的醜惡面貌，和敵人劃清界線，一心一意靠攏政府，團結在黨和毛主席周圍，歡欣踴躍的向社會主義社會的光明大道前進。

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同樣我深刻的體會到，只有在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裏，才真正的有宗教信仰自由，因為馬列主義者制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根據客觀存在和人民需要而出發的。任何企圖用行政的力量來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舉動，都是違反馬列主義的。從此得出正確的結論，就是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千真萬確不容懷疑的；也不是帝國主義者造謠誣蔑所能破壞的。現在擺在面前的事實就可證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上，每個正當宗教的信徒都過着美滿的宗教生活。在教務方面比以前更有新的發展，宗教職業者也都受到政府的信任和重視，我被邀為政協委員參加這次會議即是很明顯的例證。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任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全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都進入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為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全國各階層人民都是爭先恐後的貢獻自己可能貢獻的力量。我是一個宗教職業者，我要堅定不移的站在愛國主義的前列，加強政治學習，作好宣傳工作，帶動廣大教徒，向帝國主義和披着宗教外衣暗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做無情的鬥爭，決不容許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再利用教會破壞祖國的各項建設，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奮鬥。

張淑仁、秦志儒修女的發言摘要

我們是天主教修女，今天能參加這樣的大會，感覺非常榮幸和感動。這幾天在大會上所聽到的所看到的樣樣都觸動着我們的心弦，有些話好像在指責我們過去的錯誤，有些話正指示給我們今後努力方向，切

句都打中了我們的思想。是的，我們要跟着這正確的指標前進，貢獻出所有一切力量，建設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現在我們談談聽報告後的一點感想：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根據工人階級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精神，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處處表現了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全國人民共同建設祖國，為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因此，它同一切可以合作的人，進行合作，把有利於建設的一切積極因素，都要發動起來，發揮所有的作用。

就拿我們親身經過的來說：自解放以來，政府對我們真是照顧的無微不至，想盡各樣的辦法，伸出團結之手，拉我們投入祖國溫暖的懷抱中，但是我們呢？因為受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影響，加之宗教的情感太濃厚，長時期不接觸社會；整天隱在修女院內，光知道信教，而沒有絲毫國家觀念和民族氣節，也不知道什麼是公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回憶1951年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時，黨和人民政府為了團結我們，照顧我們，決定從我們修女中選出一位代表，可是我們對這求之不得的光榮任務誰也不願參加，後來雖然勉強參加了，但到處表現着三心二意和抵觸情緒。由於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共產黨，所以對一切社會活動都抱着應付態度和逃避辦法，可是黨和人民政府對我們這些落後分子，並不棄之不理，總是耐心地長時期地用各種方式方法來教育我們，爭取我們，終於我們是醒悟了，特別是經過去年的肅反學習，我們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態度大大改變了，過去我們不敢靠近，今天一心一意的靠近了，同時我們對黨和人民政府真感到如同親愛的父母一樣。

目前我們國家正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全國各階層人民都齊心努力的團結在黨的周圍熱烈地全心全意地貢獻着自己的力量，我們修女們也有同樣的願望和決心，參加國家建設工作，做一個愛國愛教的修女。

另外，我們回去以後要把會議精神，向所聯系的修女、教友進行傳達和宣傳，使之進一步肅清帝國主義分子和郝爾反革命集團遺留下的殘餘思想影響，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而共同奮鬥。

保定范學淹主教等神長

談宗教政策的真實性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於7月4日召開了保定市天主教神職人員座談會。

座談會開始後，首由宗教事務處李振忠秘書說明了座談會的目的，然後開始座談。在會上發言的有10餘人。

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首先發言。他說：“非常同意這樣的座談。我代表保定教區所有神職人員和全體修女們，感謝黨和政府對我們的關懷和照顧。”接着談了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問題，他說：“解放後幾年來，我親身體驗到，宗教信仰自由沒有受到限制和干涉。沒有人來干涉過信仰宗教的人，正當的宗教活動真正受到了政府的保護。”他又說：“共產黨雖然不信神，但是並不反對別人信仰宗教。在反帝愛國和建設社會主義以及保衛世界和平上，我們和共產黨是完全可以團結一致的。”主教發言後，神父們都爭前恐後地熱烈地發言。

西關天主堂李維九神父發言說：“我自民國16年間在山裏傳教時，就聽到說：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共產黨是無神論，是消滅宗教的’。從那時起我對共產黨就有仇恨，認為共產黨對我們不好。

“保定解放時，保定教區的神職人員差不多都隨同國民黨軍隊逃跑了，只剩下我們一兩位沒有跑出去。在那時我心裏說：‘我這一百多斤交代了。’我不敢出門，心想：咱們吃點好的吧，活一天說一天吧。可是過了好幾天，也沒見解放軍到教堂來；又過了許多日子，也聽不到說共產黨進城以來殺過信教的人。在這時，思想上稍有些變化，但總是懷疑：共產黨不一定總是這個樣子。解放這6年多以來，事實證明，共產黨對待我們信宗教的人和對待其他人民是一樣的，不但沒有殺害和歧視，並且還給予保護。這完全證明了過去我所聽到的，說

共產黨殺人放火殺信教的，完全是反革命分子的造謠污蔑。今後我再也不聽信這些謠言了。我要努力學習，提高我們的認識，並給教友們講解說明共產黨是爲人民服務的，是給人類謀幸福的；不但不消滅我

們的宗教，而且還是保護我們宗教的。”

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局許副局長在會上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作了詳細的全面的闡述。會議始終在團結、融洽的氣氛中進行。

廈門教區黃子玉代理主教

號召教友踴躍參加愛國會

“教會必須與政府合作。只有愛國守法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

”這是廈門教區黃子玉代理主教於7月7、8兩日，在他從武漢參觀歸來後在向廈門教友作傳達報告時說的。黃子玉代理主教這次應邀到武漢參觀，同武漢各區以及四川、甘肅、貴州等地教會負責人見了面，對教會許多問題彼此交換了意見。他們一致認爲：過去教會中有些人（如上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等）所走的道路是一條死路，是受了帝國主義的毒素的結果。

黃子玉代理主教表示：通過“肅反”學習，各地教會都出現了新氣象。尤其是武漢，在肅清劉和德反革命集團之後，教會內出現了空

前的大團結。他希望廈門教區的神長教友向武漢學習。

在作傳達報告時，黃子玉代理主教也批判了自己過去對愛國會的錯誤看法。他說自己通過學習，尤其是看到“廣揚”第91—92期上所刊載的天津市第二屆教友代表會議的文件（特別是天津市愛國會的章程）以後，經過仔細的研究，確認愛國會的組織是必要的。他說：“愛國會是領導教友進行愛國活動的團體；教會是領導教務的。兩者併行不悖，但也不能分開。愛國會應協助教會，教會應大力支持愛國會。”最後，他號召教友踴躍參加愛國會。

（蘇明同）

參加全國人代點滴

上海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委會主任委員

胡文耀

我於6月12日到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在會議之前，我和李維光代總主教會到飛機場歡迎巴西衆議院代表團。代表團後來到上海、瀋陽等地參觀，議員德毛拉先生並在會議上發言。他們看到中國工業發展、文化進步，非常稱贊，並感到興奮。

大會審查和批准的1955年決算，最使我注意的，就是收支相抵，年終結餘十億零一千一百零三萬八千元。可見我國的財政是很穩定的。關於1956年預算，我認爲有以下數特點：一、國營企業收入佔總收入的48.19%，比上半年增長26.48%，可見國營企業收入年年增長，將爲國家的主要收入。二、經濟建設支出佔總支出的52.22%，比上年增長17.04%，而國防費支出爲19.98%，比上年決算減少5.52%。

文教費用，尤其是科學研究費用也增加很多。這是我國進行和平建設的反映。

關於高級農業社示範章程，代表們在討論草案時，提了很多意見，翻復修改，故益覺照顧得面面俱到。舉一、二例子。如住在城市的人，在農村有些田，如果他們的生活是依靠了這些田的收入，那末，在高級社內，即從福利金中拿出一部分給予照顧，如實有必要，還可以給以一些土地報酬。又如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也可入社，而且按勞取酬，除只剝奪政治權利外，仍給以生活出路。

會議上的發言，比往年多，而且切實。各政府部門首長和許多代表在大會上發言，他們總結了一年來的成就，也揭露了工作中的缺點。比方工資改革，勞動部門負責書

長表示已遲了一些。大家實事求是地討論，並展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對上級提出了批評。代表們都很滿意，認為會議比以前兩次開得更好。全體代表都應貢獻自己的智慧，發動一切可能發動的力量，來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

最重要的發言是周總理的發言。他詳細地報告了國際形勢。我把周總理的話摘取幾句如下：“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共處，只有美國某些人和他們的追隨者堅持冷戰。……正因為如此，美國還在遠東用威脅的辦法，製造緊張局勢。……如果美國有些人竟然認為它還可以在遠東發動一次突然事變，那麼，可以斷言，這決不會替它帶來任何好處。中國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戰勝從任何方面來的武裝干涉。”我聽了這些話，感到非常鼓舞。

關於解放台灣的問題，我再把周總理的話摘取幾句如下：“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是我國六萬萬人民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

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現在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正在增長。……自從我們發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號召以後，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中，已經有不少人表示了他們的愛國願望。我們相信，願意促成台灣和平解放和祖國完全統一的人，必然會一天比一天增加，這將是不可抗拒的趨勢。”周總理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周總理還說：“爲了團結一切愛國力量早日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願意在這裏再一次宣佈，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後，也不論他們過去犯了多大罪過，都本着‘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爲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勳，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祖國的大門對於所有的愛國分子都永遠是敞開着的。任何一個中國人對於祖國統一的神聖事業都有權利和義務作出自己的貢獻。依

靠全民族的團結和全國人民的努力，台灣解放是一定能夠實現的。”代表們一致熱烈擁護周總理的發言，大家希望台灣當局早日覺悟，接受周總理的建議，和平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

中共統戰部李維漢部長在發言中關於統一戰綫作了重要的指示，這就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產黨員充分信任黨外人士，民主合作。所謂黨外人士，我想是包括天主教友在內。這樣，統一戰綫將進一步加強。

會議期間，參觀了蘇聯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學技術展覽會。我親眼看那到些機器，真是榮幸。原子能是科學上的偉大發現。但是好些年來，人們都為它被用之於戰爭而感到不安。蘇聯發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並已取得了卓越的成績，這是符合於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展覽會又一次體現了蘇聯大公無私的精神。

我們還參觀了交通部全國交通建設和先進經驗展覽會。我最感興趣的，是看到康藏公路的模型。開闢公路中遇到了許多險阻，如陡高陡深、多削壁的二郎山，使人對築路英雄的偉大氣魄深深致敬。再有，在公路計劃中，將來東西南北專

輛到十字路口都可對直繼續行駛，來的從下面走，去的從上面走，如轉灣走，有半個圈，自下到上，自上到下，很方便，是一個很先進的辦法。

北京不斷在建設中，復興門外，去年我看到新房子還不多，現在多得多了。城內西單牌樓，大動土木，許多舊房子在拆除，要開闊馬路，造新房子，馬路還將和復興門接通。有一個建築總工程師和我是同一小組，他談到這情形時說：

“明年你們來的時候，西單牌樓，要不認識了。”這意思就是說，明年西單牌樓都是新房子了。

這次我到了東交民巷天主堂，堂內座位都是籐的，主日上，望彌撒教友人數很多。7月1日晚上，李君武副主教等和我們一起吃飯。北京的愛國愛教工作很有成績。李君武副主教還說起希望能及早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更好地團結全國各地神長教友，推進愛國運動。國務院宗教事務局何成湘局長在天主教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座談會上，對天主教界的這個要求，表示支持。我相信，這工作一定會進行得很順利。

匈牙利史柴比克總主教病逝

據本年5月號“匈牙利評論”載：匈牙利艾格教區總主教、匈牙利天主教全國主教團主席吉烏拉·史柴比克(Gyula Szapik)博士，於4月25日病逝，享年68歲。4月28日舉行葬禮。政府官員，國家教會事務局、愛國人民戰線和全國和平會議代表，以及教會神職人員及各宗教界人士等參加了葬禮。

史柴比克總主教的遺體

已安葬於艾格教區主教座堂的聖墓中。在墓前獻花圈的有：部長會議副主席約瑟夫·梅基斯，衛生部長約瑟夫·羅曼及各社會與宗教團體的代表們。

在葬禮中，愛國人民戰線全國

委員會總書記厄諾·米哈利菲(Ernő Mihályfi)講話說：

“史柴比克總主教是愛國人民戰線主席團委員和全國和平會議主

席團的委員。他會以不懈的熱情擁護了指導着上述運動的目標。我們回想到他在世界和平理事會布達佩斯會議上說的話，他說：‘我渴望和平，因為我是基督的教會的一個忠實的儿子；我要求和平，因為我

是匈牙利的一個忠實的公民。’我以真誠的哀悼，代表所有愛國人民戰線和平運動的成員，向吉烏拉·史柴比克告別。”



武漢參觀歸來



甘肅天水東泉鎮天主堂

王文舟神父

途 中

感謝慈母一樣的人民政府，使我們有機會到武漢去參觀。

初夏的早晨，濃霧浸着日光。在雄壯的進行曲聲中，火車由天水向東開駛了。走不多時，我們才發覺甘肅省參觀團大隊和我們在一個車上。於是我們就聯合為一支前進的隊伍。我們的心情更是鼓舞極了。

過了寶雞，南面是雄偉的秦嶺，北面漸漸展開一片廣闊的平原，到處盪漾無邊的麥浪。看到這一望無際的平原，我聯想到祖國的地大物博，不能不令人感到驕傲。然而，這一美麗的家園曾被帝國主義者壓榨、剝削了一百多年，這是多麼可痛！今天，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偉大可愛的祖國站起來了！這又是多麼令人愉快、興奮的事！

到潼關，已是夜了。火車在月色朦朧中繼續向前奔馳。過了鄭州

，武勝關南北的平原上都是金色的冬麥和碧綠的秧田與整齊的早稻。大批的男男女女正在忙着收麥、插秧。

火車終於駛進了漢口車站，我們下了火車，就住進在當天舉行了落成典禮的漢口飯店。這是專為參觀團建築的。

參 觀 活 動

我們在這裏休息了兩天。第一個參觀的對象是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這個展覽會的會址是中蘇友好宮。在那裏，中間的廣場上有177孔的噴泉，兩邊是中國、蘇聯和蘇聯16個加盟國的國旗。

展覽會的一座工業大廳的弓形屋頂上，就裝有1,500多盞電燈。廳內很寬敞。但是，由於陳列品很大、很多，加上參觀者的人山人海，沒有走出第一座大廳，我們便找不着自己的隊伍了。我跟着帶着同樣

符號的人，這裏出來，那裏進去，跑了一個下午，還有許多地方沒有看到。

第二天，我們分成工業、農業、文化三組，作重點參觀。我分在文化組內。

我看到了蘇聯高等教育的情形。在帝俄時代，全俄只有9所大學，分佈在莫斯科、聖彼得堡、西伯利亞、烏克蘭、烏拉爾山等地。十月革命以後，高等學校的數目迅速地增加。到了1954年，全國的高等學校就有779所，分佈在270個城市裏。僅莫斯科一地，就有90所。莫斯科大學比世界最著名的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還要大15倍。現在蘇聯有500萬專門人才和800萬青年技工。這充分的說明了蘇聯對高等教育的重視和努力。

蘇聯的高等教育的現狀，也說明了蘇聯民族政策的偉大。蘇聯願意一切民族都走上幸福的道路。國內的57個民族，都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學。大學分配的地點，不只在文化發達區，而且也注意到各地區平均發展的需要。這更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能做到的。

再看看蘇聯的藝術成就。在藝

術館裏，我們看到許多繪畫、雕塑。每一幅作品，都給觀眾舒服的感覺。有一個題為“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雕塑。憤恨和希望明晰地表現在每一個塑像的姿勢和面孔上。

蘇聯的藝術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藝術。在題材上，表現了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描繪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突飛猛進以及人們對戰爭的憤恨和對和平的熱望。這是藝術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具體表現。

蘇聯在工業方面的成就，是十分驚人的，蘇聯最新的火車和汽車，每小時的速度是100多公里。蘇聯已進入了原子時代。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發電站，已在蘇聯投入了生產。預計在第6個五年計劃期間，還要建造一座功能200—250萬瓩的原子能發電站。電子顯微鏡可以使物體放大4萬倍，給醫學界擴大了視野。

蘇聯的農業，雖然自然條件不太好，但是由於集體化和機械化的結果，生產力得到了高度的發揮。我們一走進展覽館的廣場，就像進入機器之林。這裏有農業生產方面的耕種、下雨、除草、施肥、收割、脫粒，以及製作方面的磨粉、食品製成的全部機械化。蘇聯人民簡

直是把天堂搬到地上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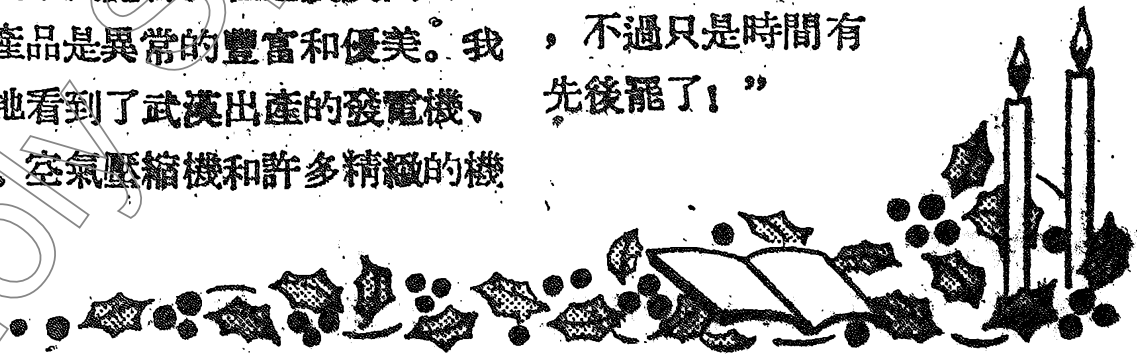
說一句實話，蘇聯在經濟及文化上的輝煌成就，是我過去夢想不到的。過去我認爲蘇聯的科學趕不上資本主義國家，但是今天我明白了：蘇聯的科學，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我應當趁此機會嚴格地批判我的錯誤思想。過去我認爲蘇聯的工業出品都很粗糙。這種想法，一向在我的腦子裏作了主人；但是今天我看到了蘇聯的工業出品是極其精細的，儀器是極其精確的。過去我疑惑過報刊上所刊載的有關蘇聯農業數字；今天我完全相信它的正確性。這一切，都是蘇聯人民在技術方面的水平的不斷的提高和生產技術在不斷的改進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会有這樣輝煌的成就。

除了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外，我們這次也參觀了湖北省工農業展覽會。在這裏展出的工農業產品是異常的豐富和優美。我愉快地看到了武漢出產的發電機、托輪、空氣壓縮機和許多精緻的機件。

我們還參觀了武漢市的中南民族學院。這是一個包括8個民族的學生的學院。建築富麗堂皇，設備非常完善。我們在那裏看到了各兄弟民族（苗族、藏族、僮族、黎族）青年男女團結友愛的氣象。

和各省神職界見面

另外，我們這次在參觀中，遇到了湖北、湖南、廣西、江西、福建、陝西各省天主教神職人員，其中有主教、代理主教和神父們。我們大家見面，已不再談宗教信仰自由問題，這說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所談的大半是今天所受的新事物的教育。的確，天主教界在最近幾年所受的教育不少，神長和教友們的愛國熱情也有顯著的增長。例如武漢市在防汛運動中，就出現了不少的天主教的防汛英雄。大家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也有了重大的變化，即如廈門教區黃子玉代理主教說：“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任何人不能阻止的。全世界都要走這條道路，不過只是時間有先後罷了！”



南京之行

蚌埠教區獻堂會

秦鳳懿修女

自1956年4月20日開始的安徽省蚌埠教區修女學習班，經過了多日的學習，到5月31日勝利地結束了。學習結束後，我們又得了到南京去訪問、參觀的好機會。我們於6月8日午後由蚌動身，晚上10點左右，到達目的地。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到南京。

在燦爛的燈光下，我們與南京的神長、修女、教友們一起吃了晚飯。次日，在石鼓路天主堂，我們親聆了李維光代總主教及各位神長的訓言，使我更進一步地認清了今日的人民政府爲人民服務的偉大精神。自古以來教會中想作而未能作到的事，如戒毒、戒賭等等，今天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都已辦到了。我們衷心感激偉大的共產黨和毛主席。

在6月11—12日，我們參觀了

玄武湖、中山陵和雨花台等名勝古蹟。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雨花台烈士墓。先烈們爲了祖國的富強，爲了全國六億同胞的美好幸福生活而犧牲了生命。山上的每方寸土地上，都染有革命先烈們的鮮血。我們每人在那裏撿了些小石子以作紀念，有的石子是緋紅色的，真好像是革命先烈們的鮮血染成的。他們的英雄事蹟，是值得人民紀念的；他們的芳表偉業，是值得我們仿效的。

13日早上8時，我們離京返蚌。在這次的訪問與參觀中，有一件事深刻地留在我的腦海中。那是南京教區神長、修女及教友間的團結友愛的精神。他們在李代總主教的領導下，真成了愛國先驅模範。他們的忘我服務精神，令人不勝欽佩。南京的修女們更十分照顧了我

們生活的各方面。愛國會的一位女同志，李淑珍，早起晚睡，甚至連吃飯都忘了，只是一心一意地照顧我們的一切需要。我們親身體驗到了愛國組織的溫暖。今後我們一定要向南京的神長、修女、教友們學習。

南京教區與蚌埠教區是兩個省、兩個教區。今天都能在共產黨與毛主席英明領導之下，團結在一起，歡聚一堂，成了一家人。今後，我們大家要站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與全國廣大愛國人民團結一致，為祖國建設事業而努力。

蘇州教區選出代理主教 襄陽教區任命副主教及正總本堂

蘇州教區代理主教已於6月26日依據法典規定合法選出，沈初鳴神父當選。

28日，沈初鳴代理主教舉行了就職典禮。蘇州教區神長教友一致向沈代主教熱烈祝賀。

沈初鳴神父榮任蘇州教區代理主教的喜訊，已由蘇州教區全體神職人員正式發出通知，傳報各教區。



襄陽教區唐一之副主教逝世後（參閱第22頁），襄陽教區易宣化主教於7月10日宣佈：任命襄樊市愛國會委員羅宗漢神父為教區副主教，愛國會常委徐樹聲神父為襄城正總本堂。12日，教區特邀請襄市神長、愛國會負責人等舉行聚餐，慶祝新任副主教及正總本堂就職。



講道台

如何熱心敬禮聖母

姚正一神父

聖教會特地號召教友們敬禮天上的媽媽——聖母瑪利亞。誰都會感到：“媽媽”二字是人間最甘飴、最甜蜜、最可愛的。在我們興高采烈的時候，在我們置身苦不堪言的境地，只要想到我們的母親，便會得到安慰。人間的媽媽是已經如此的可愛，那末天上的媽媽不更應使我們念念不忘了麼？

“每逢佳節倍思親。”試想：在夏日的黃昏，當夕陽西下，衆鳥歸巢，你如果客居異地，看到農民都荷鋤而歸，遠處山坡上，牧童騎着牛驅着羊，一個個地回到村裏。這時，首先使你想到的豈不是你家鄉中的老母？湧上你心頭的豈不是你祝禱着母親的健康幸福麼？那末當你憧憬天鄉的美境，豈不更會想到天鄉中親愛的媽媽麼？然而，究竟應如何虔誠敬禮聖母呢？

(1) 效法聖母的聖德

一個母親總希望她的子女相似她，那怕是在眉頭眼角，只要看到一絲與她相似之處，她的心靈便會

感到一股難說難寫的快慰。聖母也希望着我們的靈魂日甚一日地與她相似。這樣我們就應當努力效法她的芳表，尤其是：(1)效法聖母的謙遜：我們打開四史福音記載聖母的章節，無處不顯示出聖母高度的謙遜。當嘉俾厄爾天神向聖母報告她將做救世者母親的時候，聖母雖然知道“天主母”地位的崇高遠遠高於這位天使的，她受到他的問安祝福，頂禮膜拜，確實是名正言順受之無愧的；然而由於她高度的謙遜，却感到驚惶不安，在她回答這位天使的問話時，竟以婢女自居：“我是天主的婢女，希望照你的話成就於我。”這句話裏含着多麼深刻的謙遜！當她聽到表姊依撒伯爾蒙受了天主的特恩，竟在晚年得子，便不辭千里之遙，前去拜訪。她的表姊由於天主聖神的默示，知道站在她面前的絕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而是默西亞的母親，便歡呼稱頌她：“在女人中你是可讚美的，你的胎兒更是可讚美的！”這幾

句話，我們誰都會感到並無一點虛偽誇大之處，聖母聽後，却又那樣謙恭地又以婢女自居說：“因為祂垂顧了祂婢女的微賤。”這又含着多麼深沉的謙遜！總之，你在聖母一生的言行中，哪一處看不到她是謙恭的呢？教友！你呢？生為糞土之人，“犯罪更為卑賤”，你有何可驕傲矜誇之處呢？

(2) 效法聖母翕合主旨：聖母一生無時不在以天主之意為己意。我們略舉幾件事實作為我們默想的提示：當聖母懷孕救主後，她的淨配若瑟由於不解個中真情，整日面帶愁容，有意與聖母退婚，在這種情況之下，聖母雖也心急愁悶，但她不動聲色，靜候着天主聖意的措施。及至產期在即，又須遠走他鄉，她深知跋山涉水必然飽受風塵，然而主旨，她便毅然上道，毫無怨色。當耶穌受到人們的唾棄咒咀，背負着十字架一步一跌地爬往加爾瓦略山時，聖母却寸步不離，聖經上雖無明文記載法利塞人笑罵聖母，然而我們很可想到他們是不會放過聖母的，薄情難堪的笑罵一定由四面八方傳入聖母耳中。及至她看見獨生之子遭到如此悽慘的死亡，母親的心應該是多末沉痛。誠

如西默盎所說：“就是你自己，將來也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

我們在聖母痛苦詞裏唱出：“聖母五內痛切哀傷，驚惶顫慄舉目仰望，尊容聖子遭貶戕”，確實並非言過其實。然而聖母由於知道這是天主的聖意，由於她甘願與基督共同分受祂的苦痛，她甘願參與了這幕慘痛的悲劇。

(3) 效法聖母的清潔無罪：聖母不僅未曾犯過本罪，即便是原罪她也未曾沾染，她的靈魂冰清玉潔充滿聖寵，我們稱頌她為“全美寵愛童女，原污絕未兩染”。你如果罪債滿身，怎能與聖母相似呢？當然我們絕不能像聖母那樣純潔無罪，然而總應當盡力避免罪惡，以期與聖母相似。

(2) 倚賴呼求聖母

熱心敬禮聖母的人自然應當倚賴呼求她，經上說：“聖母雖至潔，不棄污者；雖全善，不絕惡者。”那末你又何必畏首畏尾裹足不前呢？你應當大胆地投奔到聖母台前，罄述你的衷曲，為了你的靈魂肉身，為了你的父、母、弟兄，為了你的朋友、情侶，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虔誠地呼求她的祝福。經上說：“從未聞奔爾衛，呼爾佑，求爾救，而有一忽置之者。”那末她豈能“藐爾禱”，而不轟然俯聽麼？

桂林教會近況

桂林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主任委員 馬凌雲
桂林教區代監牧

教會活動正常進行

在桂林教區，尤其是在桂林市，一切的宗教儀式和宗教活動，不但未曾停頓過，也從來未受過干涉。我們的愛國運動進行得很順利，大家沒有什麼分歧的意見。黨和政府的關懷和協助，使教友們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顧慮。

教會人士的政治地位

桂林市人民政府爲了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曾採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來提高教會人士的政治地位。桂林市的神職人員和教友，有被選爲人民代表的、省政協委員和市政協委員的。我就於1954年1月被選爲市人民代表，後又於1955年被選爲市政協和政協省委員會委員。

教友們的認識提高了

教友們對祖國的可愛、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反帝

愛國運動的正義性，以及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都有了明確的認識。特別是在肅反學習時，我們不但閱讀、分析、討論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還學習了關於一批一批的披着宗教外衣暗藏在天主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通過學習，教友們更進一步地認識了敵人的可恨、祖國的可愛；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增強了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決心。只有肅清反革命分子才能去掉社會主義建設的障礙，純潔我們的教會。

愛國會的改組

在肅反學習獲得勝利的基礎上，我們對革新會進行了改組，成立了愛國會，以便更好的改進工作，推進愛國運動。這次新的委員會的人選，是由舊有的委員和代表們用協商的辦法產生的，新選出的委員很多。我們現在正爲把運動更廣泛，更深入地向前推進而努力。

蚌埠修女的轉變

安徽宿縣天主堂 朱化宇神父

蚌埠教區的修女們，都自幼就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奴化教育；解放以來又受了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騙和矇蔽，在她們善良的心中種下了恐懼的種子。她們常怕“背教”和“失落靈魂”，常為教會和自己的前途抱悲觀；對於祖國的建設，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她們同情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驅逐帝國主義分子時，她們害怕的心情加重了一層；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被逮捕時，她們便想自己離坐牢又近了一步。

人民政府本着為人民服務的熱情，為了挽救這些修女，使她們提高愛國主義的覺悟，消除疑懼的心情，特由安徽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於本年4月20日召集全區修女到蚌埠，進行愛國主義的學習。

修女們抱着種種顧慮來到蚌埠。她們中有的人想這次學習是“搞”自己的；有的人想這是搞控訴大會，控訴反革命分子張敬業。如顧軼修修女說：“我來不過是為應

付而已。”李德馨修女說：“我不得不來，來了恐怕就回不去了。”

可是事實恰恰相反。她們聽了初次的報告，不但消除了一切顧慮，而且還愉快地積極地進行了學習。討論時，修女們都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踴躍發言。在學習期間，結合着閱讀文件，又進行了參觀，看電影、話劇等活動，使她們得了很大的收穫。

通過這次學習，修女們都深深地認識了祖國的可愛，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以及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她們認識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解放以來短短的幾年中，把一個百孔千瘡破爛不堪的舊中國，建設成了一個富強美麗幸福可愛的新中國。陳秀娟修女說：

“過去我認為共產黨只是吹噓，哪裏有什麼建設？不過是蓋了幾間房子罷了。現在我知道：共產黨不是說大話，實在建設了許多偉大的工程。”

通過這次學習，修女們對於人

民政府宗教政策和肅反運動都有了明確的認識。如李德馨修女說：“過去我聽到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被捕，就想是政府來搞宗教的，因為共產黨不信神，我們是信神的。‘信神的和不信神的，勢不兩立。’所以我認為肅清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就是消滅宗教。去年8月間反革命分子張敬業等被政府依法逮捕時，我的思想很搞不通，想是‘教難臨頭’了。現在我明確認識了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確實是國家的叛徒，教會的敗類。政府逮捕他們正是為國家除害，為教會去污。今後我要與他們劃清敵我界限，割斷聯系，決不再同情他們。”

通過學習，修女們在對於反帝愛國運動的認識和看法上，有了基本的轉變，對於愛國會也有了正確

的認識，並一致要求參加愛國會。如秦鳳懿修女說：“過去我受了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騙和矇蔽，認為反帝就是反教，愛國就不能愛教；愛國會是‘背教’‘裂教’的，是要不得的。現在我知道了愛國和愛教是一致的。我要求參加愛國會，與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堅決作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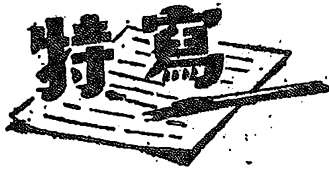
通過學習，修女們的眼界擴大了。她們開始聽到和看到天下大事和祖國的偉大建設，知道了社會主義的美麗遠景，同時也知道了教會光明的前途，她們歡欣鼓舞。如胡應才修女說：“過去我如坐井觀天，現在我的眼界擴大了。今後我要在共產黨的周圍，搞好愛國愛教的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貢獻自己一切的力量。”

襄陽唐一之副主教逝世

湖北省襄陽教區唐一之（聖名類斯）副主教，於6月13日因病逝世。終前備領終傅聖事。

唐一之副主教，湖北省南漳縣人。1902年生，1929年晉鐸，曾傳教於谷城，武安堰等地。1948年起，任教區副主教兼襄城正總本堂。此次由患病至逝世，當地人民政府曾多方資助。安葬時，襄樊市甦生工廠特放假一日，以便該廠全體修道參加送葬。

（施潤民神父）



神職界的榜樣——趙錦榮神父

閻福神父

山西陽曲縣河上咀村，離太原市20餘里，是農業合作化的先進模範村。這個村子是陽曲縣教友最多的一個村子。全村居民210戶，教友戶佔70%以上，共有678人。他們的先祖是康熙年間的教友。太原市教友愛國會的副主任委員、年近花甲的趙錦榮神父，是這個村的本堂。

自從趙錦榮神父任本堂以來，便帶動教友走上愛國的道路，並逐漸加強了教友與非教友之間的密切團結。1953年，河上咀村開始組織初級的農業社時，參加社的教友有80餘戶；去年（55）農業合作化走向高潮，由初級社農為高級社時，趙神父便大力給教友宣傳農業合作化的好處，動員教友全部入了高級社

。過去，每到國家徵收公糧或進行統購餘糧的時候，神父便動員教友們積極完成繳公糧賣餘糧的任務。國家公佈了義務兵役制度之後，所有適齡的青年教友，在趙神父的耐心勸導、積極動員下，認識到義務兵役制度的優越性，從而踴躍報名應徵。在趙神父的組織下，由很多教友組成了音樂隊，歡送青年教友入伍，給入伍青年及其家屬以很大的精神方面的鼓舞和安慰。

去年12月裏，陽曲縣人民委員會在東黃水村召開群眾性掃盲大會，趙神父親自帶領500多名教友，鑼鼓喧天地前往參加了大會。回村後，趙神父大力向教友居民宣傳，並且動員他們參加運動。此外，趙神父與愛國會工作人員、社幹部擬

訂了掃盲計劃，按戶編組，每日早晚兩次分批學習。數月以後，掃盲工作大有收穫，教友中文盲的識字能力普遍提高了。例如女教友馮明花，經過掃盲學習，已經認識到1,500多字。一般的人，經過學習以後，也可識得1,000字以上了。所有這些，都是和趙錦榮神父的努力分不開的。

趙神父對所有教友的進步是十分關心的。他知道誰思想上有了甚麼顧慮，便趕到田間，抓空和他們交談。平時，他除了配合各項運動，及時向教友進愛國主義的教育外，爲了經常地幫助教友了解祖國日新月異的建設成就，從而啓發他們

努力生產支援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規定每主日的下午爲學習時事的时间。趙神父事先學習、準備，到時由他宣傳。爲此，教友們的進步很大。今年6月18日，河上咀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評獎大會上，受獎的教友達20餘人。

6月28日，趙神父從陽曲回到太原總堂，把他這半年多的工作及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村教友的新氣象給他的同事們述說了。大家非常欽佩趙神父的愛國愛教的精神，並一致稱贊說：“趙錦榮神父真是我們神職界的榜樣，我們應向他努力學習。”

傳 語 報 平 安

天津市三德里天主堂教友孫建華，於本年4月間參加青海墾荒隊離津後，最近由青海省貴德縣給天津的朋友來信，報告他在青海工作和生活情況都順利。

孫建華在信中說：

“我在青海工作很順利……，政府方面照顧得很週到。我們每天吃的是白面……，政府最近貸給我們30餘元，我們添了幾件單衣服。我們每日和各民族在一起勞動，愉快地唱着歌。……我們在這裏也同樣受到宗教政策的保護，……我們每天念經，並沒有人來干涉我們和歧視我們。……”

勞動得來的光榮

新人
新事

先進郵務工作者

李海清是一個50多歲的老教友，從事郵務工作已30餘年，現在是江西省南城縣郵電局的城市投遞員，今年6月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他的先進事蹟是這樣的：

(1) 工作刻苦耐勞，半年來消滅死信20餘件。

(2) 積極學習和推行京津先進投遞經驗，連續3個月沒有發生差錯事故和有理由的申告。

(3) 加快投遞速度，自動將每日投遞一次改為兩次。

(4) 服務態度和藹，積極發展報刊業務，超額完成發行計劃。

★ ★ ★

優秀教師

天津市立21中學教員董明醇教友，於今年暑假前，被評為該校的優秀教師，並得到物質獎勵。

又：天津西開總堂教友劉金安

，最近在他的工作崗位（天津市第27工人業餘中學）上，被評為優秀教師，並在7月18日的全校教職員工大會上，得到了獎狀和獎金。

又：天津西南角天主堂教友劉廣林，最近被評為天津市南開區富辛莊小學的優秀教師。

★ ★ ★

勞動家庭

保定市北市區西大園農業社社員連老賀，今年麥季分到小麥3,000餘斤，全家生活有了顯著的提高。

連老賀是個貧農出身的農民，在入社前僅有2畝8分土地。全家6口人，都是天主教友，信仰非常虔誠。入社後為生產進堂兩不悞，早晨提前起床去望彌撒，然後下地去生產。

他們父子3人在社裏都是積極勞動着。連老賀的兒子連春喜還在社裏擔任計工員，白天下地生產，

晚上在社裏計工，同時在工作上也是認真負責不怕辛苦。因此在今年5月間被評為該隊的優秀模範，受到社裏的表揚。

連老賀現年55歲，但是幹起活來不弱於20多歲的小伙子。他在社裏取得最高報酬——12分。由於他們父子3人的積極勞動，在今年麥季分到小麥3,064斤，比入社前增加收入4倍多。連老賀高興的說：

“我分到這麼多的小麥，我真是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沒有合作化，沒有毛主席的領導，就不會有今天。”

現在他對生產更起勁了，並且正積極準備把餘糧賣給國家，來支援祖國建設。

★ ★ ★

在除四害戰線上

武漢市礄口區劉達山教友積極參加除四害工作。他組織了一支34

人的撲鼠隊。這支大隊，在他的領導下，消滅掉四害的數字佔寶豐街居委會的第一位。因此，劉達山教友榮獲除四害一等獎及物質獎勵。

武漢市愛國會礄口區分會副主委樂金香教友，感到在家中除四害的收穫不大，而克服了各種困難，到鄉間去捕鼠。他以各種方式捕得老鼠154隻、麻雀76隻，他獲得了除四害二等獎，並得到物質獎勵。

漢口兩湖總修院全體神父、修士等，在除四害運動中，尤為積極；他們成立了12個小組，展開競賽，訂星期4、6為“除四害工作日”。他們除在修院進行工作外，還到郊區進行工作。他們共捕到老鼠39隻、麻雀151隻；消滅了蠅子3斤9兩、蠅蛹76斤12兩、蚊子25兩、孑孓67斤8兩。他們光榮地被評為“礄口區除四害二等優良單位”，並得到政府的物質獎勵。

編輯部啓事 (1) “耶穌傳”續稿未到，本期暫停。(2)更正：本刊上期所刊“雜記”一文中，“註9，註10，註11，”均係“註6，註7，註8”之誤；又第24頁題下署名“神長”係“神父”之誤。

沒有黨和政府，哪有今天，

讀者來信



編輯同志：

我是一個技術工人，在舊社會裏學徒，受盡了壓迫和歧視；而且時常挨打受罵，吃不飽，穿不暖。這還不算，一提起是天主教，更受人歧視。

解放以後，我由學徒改爲技工。這才真正翻了身，有了社會地位。

黨和政府爲了進一步培養我，看我文化低，在生產百忙中抽調我去學習文化。在學習期間，每月還照常百分之百地拿工資。由去年學習，於今將近一年，我已由初小的文化程度提高到到高小，就要到初中程度了。一面拿工錢，一面上學，這是過去作夢也沒會想到的事。

我在今年6月11日晚，突然患了急性闌尾炎，到醫院動手術後，經過幾天的治療，已恢復了健康。所用醫藥費、住院費，都由工廠負擔。除非今天黨和政府才能這樣。在過去，得這樣病的人，不知死去了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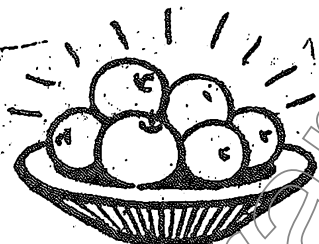
請看以上兩個實例，政府不是沒有因爲我是教友而歧視我嗎？相反地，是照顧得特別週到。不但如此，政府對我們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生活，有哪一點歧視呢？有的人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認識不清，對政府和黨產生了不必要的思想顧慮，整天胡思亂想，對工作不安心，長期背着包袱，這是極端錯誤的。希望以上有這樣包袱的人，趕快打消顧慮，在政府和愛國會領導下，共同在祖國建設道路上奮勇前進。生前當一個良好公民，做一個熱心守規矩的好教友，死後登天國，享真福。

希望貴刊發表我這封信，供各地教友參考。此致

敬禮！

唐山市喬屯教友 王萬忠上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也來談談“歧視”問題

· 方 濟 ·

“廣揚”第115期的“半月談”“錯覺種種”一文中，談到關於“歧視”的問題。文中列舉了許多事實，說明了人民政府對我們教友是並不歧視的。又在第117期上，刊出天津賀家口教友陳祖遜的“讀者來信”。陳君更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實了“半月談”的看法。我不想對“半月談”的論點再作任何補充，而是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談這個問題。

第一，我想談談：咱們奉教人是怎樣由過去的受歧視變為今天的不受歧視的。

過去，尤其是清朝末年，咱們奉教人的確是受歧視的。義和團運動時，教友被呼為“二毛子”，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就在那以前，教友也正如周明德神父所說，好像

是“出了五服的人”（見“廣揚”第114期第17頁）一樣。近來翻閱清末歷史及幾本有名的“譴責小說”，時常發現當時的教友被人“另眼看待”的事。教友與教外人打官司，教友見官可以不跪，被告打成原告。粗粗一看，好像是教友佔了上風；可是仔細一琢磨，心裏總有一股子說不出的不是滋味兒。今天，這種現象是完全沒有了，“出了五服的人”又“歸了宗”，真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這原因，當然主要是因了人民政府的英明的宗教政策；另外，我覺得，這與我們的愛國運動也是分不開的。設若教會中沒有那些先進的神長教友發起愛國運動，人家教外人又如何能把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與我們一般教友分開？還不是要說“

你們天主教如何如何”？設若沒有愛國運動，咱們的許多神長教友，又如何能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分清敵我？咱們又如何能得到今天這樣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所以說，爲了使我們永遠不再“出五服”，不再被人“另眼看待”，就非得把愛國運動好好地搞起來不可。

第二，我想談談：人家不歧視我們了，這是很好的；可是，捫心自問，我們是不是還多多少少地有點歧視別人呢？

我認爲這種現象是有的。有許多奉教的人往往是看不起教外人，甚至我曾經聽見有人說過不奉教的人是“地獄的柴火”，有人更嚴重地把不奉教的人說成“魔鬼”。試想這些話若是叫教外人聽見，會對我們抱怎樣態度呢？

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

自由。毛主席說過：“……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和信別種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不許加以強迫和歧視。”可見自由是雙方面的，不許歧視也是彼此相互的。我們不能只要求別人不歧視自己，而自己却隨便歧視別人。我是這樣想：人都是天主造的，在天主面前又都是罪人，我們修德立功，爲了將來榮登天國，不受地獄煉獄之苦，將來是論功行賞，論罪降罰，所謂“王子犯罪，與民同罪”。我們也不能隨便判斷別人有罪無罪，因爲我們有何德能，楞把自己送上天堂，而派別人一個下地獄的罪名呢？歧視教外人，是一種驕傲心理作祟，而驕傲正是犯了“七罪宗”，同時也影響人民大團結。

以上所談，對與不對，尙希神長教友們多加批評指教。

（上接第31頁）

廣西南寧的神長教友在去年有4位代表赴穗（廣州）參觀了蘇聯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展覽，今年又有6位代表於5月30日至6月2日參觀了在武漢舉行的展覽會。這6位代表是：南寧教區王倫代主教、

廖家祿神父、愛國會主委姜卿記、修女院院長馮學貞、黎貞德修女、辣丁學院學生譚望清等。他們在漢口期間，除參觀了展覽館外也參觀了紗廠，長江大橋等偉大建設；並且與當地的宗教界人士進行了接觸。

各地簡訊



北京祝聖 5 位新神父

7月1日上午9時，北京北堂舉行聖品典禮，由宗懷謨主教祝聖五位新司鐸。晉鐸品的計：孫尙恩、劉福庭、傅鐵山、靳道遠、楊忠義等5人。參加典禮的教友約計1,000餘人，并有外堂區的神父10餘位也參加了典禮。

下午4時，北堂教友舉行歡迎新司鐸大會，參加教友約500餘人。在會上講話的有：北堂本堂姚光裕神父，北京教區代表王汝楫神父，若瑟院衛秀萸修女和賈振民、呂寶德、張景馥、田寶霞等教友。會上，北堂合唱團、要理班兒童唱歌慶祝，並獻祝詞；隨後教友向5位新神父獻了禮，最後由新司鐸孫尙恩代表致謝詞。會後和參與會的教友照了像。

7月2日新司鐸分別在北堂、方濟堂、若瑟院等處做了第一台彌撒。

太原等地神長教友參加政協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太原市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於6月28日召開。太原市天主教人士中，出席這次會議的委員有：邢化民神父、修女院張淑仁院長，愛國會陳隨主任；應邀列席的有：張茂先、劉德泰、郭崇禱、王祖、李毓桂等5位神父及秦志儒修女。會上，他們都作了發言。

★ ★ ★

在6月15日至20日，政協汾陽縣第一屆委員全體會議召開了。汾陽教區閻培仁代總主教與李履之神父出席了這次會議。高庸神父和愛國會霍子平主任被邀列席。

會上，閻代總主教與霍子平主任作了發言。他們報告了汾陽教區肅反後的新氣象，以及反帝愛國運動開展的情況等。

★ ★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揚州市委員會於6月16—17日召開了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我天主教界出席和列席的代表有：揚州市天主教友愛國會主任委員羅秉彝、副主任委員朱世昌、吳士菊教友。羅

秉彝主委在會上發言，除介紹了揚州市天主教界在祖國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湧現出的新人新事外，並代表全市教徒表示：今後一定要在人民政府的正確領導下，繼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深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世界和平，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奮鬥！

石家莊等地教友參加青年代表大會

石家莊市愛國會秘書姚志新及青年教友等共13人，參加了該市自7月5日—8日召開的第二屆青年代表大會。在大會上發言的有侯文奎和郭克昌二位教友。張貴芬(女)、郭克昌、馮忠芳3人當選為該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委員。

★ ★ ★

湖北省襄樊市民主青年聯合會，于6月20日召開成立大會。該市天主教青年方文英、鍾淑貞、郭從貞和閻書玉修道等人參加了這次大會。

上海教友楊增年訪問保定教友

今年5月14日，上海青年教友

楊增年訪問了保定教友。他首先謁見了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然後又到大鐘樹胡同教友愛國學習小組進行訪問，並與學習組學員侯景關、陳率卿、郭文清等教友10餘人進行座談。會上，楊增年教友特別介紹了他訪問法比等國的教友的情況。座談會進行了兩小時後結束。

參觀蘇聯展覽館

鄭州市張永傑神父、姜建文教友，於6月23日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請河南省鄭州市委員會的邀請，赴武漢參觀了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館。

參觀後，張永傑神父很感動，興奮地說：“這真是表現了蘇聯是富強的，人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對我們真是莫大的鼓舞。也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這樣的美滿幸福的生活。若和資本主義國家比起來，真是天懸地隔。在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我們教友不能袖手旁觀，應當像蘇聯人民那樣積極的勞動，才能使我們早日得享社會主義的幸福。”

參觀者回來之後，於7月5日，向神長、修女、教友進行了傳達。（下接第29頁）

“天津教案”初探(上)

高慶琛

(1) 前 言

(2) “積不能平所致”——“教案”發生的遠因

(3) “教案”始末

近因及經過

查辦和交涉

屠殺，賠款，出使謝罪

(4) 結 語

(1) 前 言

在外籍傳教士來到天津不到十年、天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建立起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在天津爆發了一次人民自發的反帝鬥爭——“天津教案”，給了法帝國主義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關於“天津教案”，在許多歷史研究的著作上雖然也有些記載，但多半過於簡略。天主教會過去所出版的書籍中有關這方面的記載，雖比較詳細；但這些記載，如不是出於帝國主義分子之手，至少也是在帝國主義的思想影響下寫成的，多是有意或無意地替帝國主義者說話。因此，無論從歷史研究或是肅清天主教內帝國主義思想影響方面着眼，都有對這個歷史事件作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作者不是歷史工作者，對歷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方法。但是，近年來由於工作上的方便，接觸到一些有關“天津教案”的史料，其中有的還可能是外間不易見到的記載；因此不揣鄙陋，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寫成這篇短文，以為專家們研究之助。敬希教內外人士，多加指教。

(2) “積不能平所致”——“教案”發生的原因

“天津教案”的爆發，正如在教案發生後奉旨到天津查辦時，殘酷地屠殺人民以取媚於帝國主義者的大劊子手曾國藩在1870年9月24日（清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奏摺中所說，是人民對帝國主義者的憤恨“積不能平所致”。（註1）。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大門為帝國主義列強打開。軍事侵略與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1860年（清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進北京，清帝咸豐逃往熱河，由恭親王奕訢與侵略者訂立了不平等條約。在這次的條件中，有兩件事與“天津教案”有直接關係：一是從這時起，開天津等地為通商口岸，從此天津便成了外國人可以大搖大擺的自由天地；另一是在清廷與法國侵略者訂約時，由當時任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的法籍傳教士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等擔任翻譯，孟等在中文約內私自添上“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註2）一句；而當時為帝國主義者嚇破了胆的清廷代表奕訢，糊裏糊塗地簽字承認。自此以後，因各地傳教士和教徒中的不良分子仗勢欺人而引起“民教糾紛”遂層出不窮。這種情形，就連許多清廷官吏，如以媚外著稱、外號“丁鬼奴”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和大劊子手曾國藩等，也不能不承認。丁日昌在1870年9月2日（清同治九年八月初七）的奏摺中曾說：“……而傳教士所到之處，不擇莠良，廣收徒衆，以多爲能。無識愚民，或因詞訟無理，或因錢債被逼，輒即逃入教中。教士聽其一面之詞，爲之出頭庇護。詞訟無理者可以變爲有理；錢債應還者，可以不還。莠民以教士爲逋逃藪，教士以莠民爲羽翼。俗諺有曰：‘未入教，尙如鼠；曾入教，便如虎！’嗚呼！此百姓之積恨所以日見日深，教士之聲名所以日見日壞也。”

（註1）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以下簡稱“籌末”），卷76，葉40。

（註2）據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頁202。范先生說：除孟振生外，當時擔任翻譯的還有一個名叫德拉馬（*Dela-mavre*）的法籍傳教士。

(註3) 曾國藩在前面已經提到的奏摺中也說：“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燄愈橫，平民憤鬱愈甚。”



圖 1 1870年2月1日（清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清政府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發給法籍傳教士的關於天津望海樓崇禧觀地基的永租執照。

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燄愈橫，平民憤鬱愈甚。”

(註4)

再引一些外國人的看法：

曾在中國居住達29年之久的美國人亞瑟·斯密司 (Arthur S. Smith) 曾說：“……在人民和官吏的眼中，天主教被認為是壞人的庇護之所，他們因此逃開中國的法律，並在外國的保護之下，為所欲為。” (註5) 另一號稱“中國通”的柯爾昆 (A. R. Colquhoun) 也曾說：“在法國政府的鼓勵之下，天主

(註3) “籌末”，卷76，葉32-33。

(註4) 全上，卷76，葉40。

(註5) 見 Arthur H. Smith: “China in Convulsion”, 卷1 頁52。

教徒們的確形成了‘國中之國’，漠視當地的法律和習俗，壓制不信教的鄰人，踐踏中國的法度。每遇教徒與非教徒發生爭執，不論問題的性質如何，神父立即參與。如果他不能脅迫官吏使教徒勝訴，他便以被迫害者之一的身份出面，訴之於法國領事。”（註6）

這是當時天主教在中國的一般情況。我們再看一看天主教在天津的情形。

在“中法北京條約”訂立後的第二年（1861年），天主教遣使會在天津設立了“首善堂”（即該會在天津的辦事處）（註7）。1862年（清咸豐十二年），教會通過法國公使與清政府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註8）的交涉，獲得了天津望海樓崇禱觀地基15畝多土地的永租權。（參閱附圖1）但是，這塊地方並未完全像崇厚所發給的永租執照上所載的那樣“作為大法國傳教士建造天主堂之用”，傳教士把其中的一部分，讓給法國駐津領事館作為官署。（註9）這樣一來，兩下裏就更“相得益彰了”。

1862年，北京主教孟振生乘返國之便，帶來遣使會傳教士2人、仁愛會修女14人，於6月間到津。那時，天津仁慈堂的房院業已建成。（註10）1998年，天津望海樓天主堂也“建於法國旂麾之下”（註11）。

外籍傳教士在他們的帝國主義政府保護下的橫行不法，再加上法駐津領事與天主教傳教士如此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天津教案”的遠因。

（註6）同上，頁53。

（註7）據“Les Missions de Chine(1934—1935)”，頁117。

（註8）這個官職，是在1860年北京條約以後設立的。“三口”指天津、登州、牛莊。各為“通商”，但實際辦理一切對外交涉。

（註9）據英國樞（Alphonse Favier）：“燕京開教略”，下卷，葉38。

（註10）同上，下卷，葉33。

（註11）同上，下卷，葉38。

(2) 教案始末

近因及經過

“天津教案”的近因和它發生的經過情形，根據各方面的材料，約如下述。

在1870年5月間，在天津發現了迷拐幼孩的案子多起。當時任天津知縣的劉傑，於6月6日，拿到迷拐幼孩的罪犯張栓、郭拐二人，經審訊，二人供認不諱。劉傑乃呈報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將二人就地正法。6月20日，天津縣又拿到一個迷拐幼孩的罪犯，名叫武蘭珍。在審訊中，武蘭珍供稱他的犯罪行爲是由於天主教徒王三的主使。在武蘭珍被捕之前，民間就傳說着天主教堂命人在外迷拐幼孩。這種傳說所以能使許多人相信，有以下幾個原因：(1) “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割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註12）；(2) “外國之堂，終年扃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裏”（註13）；(3) 又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註14）；(4) “適於是時堂中死人過多”（註15）。於是，還在張栓、郭拐二人就逮之前的6月4日，就有人到仁慈堂的坟地，“掘發孩墓，以驗虛實”（註16）。而自武蘭珍被捕供出王三以後，傳說與口供不謀而合，因此天津縣知縣劉傑才向知府張光藻請示，要求呈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法國領事豐大業（Fontanier）交涉，到教堂查勘，以便定案。

經過交涉，豐大業同意在21日，由中國官員帶同犯人武蘭珍到堂查勘。當天上午，天津道周家勛，偕同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前往望海樓天主堂查勘。查勘的結果，發現實際情況與武蘭珍的口供有許多不符之

（註12）“籌末”，卷73，葉23——4。

（註13）同上，葉24。

（註14）同上。

（註15）同上。

（註16）“燕京開教略”，下卷，葉39。

處；當即回去稟明崇厚。正在這時，有許多羣衆聽說官員們到天主堂辦案，因而趕去看熱鬧，與教堂中人發生口角，甚至拋磚互打。當時在堂內的法籍神父謝福音（*Claude Chevrier*）見此情形，趕緊派人到崇厚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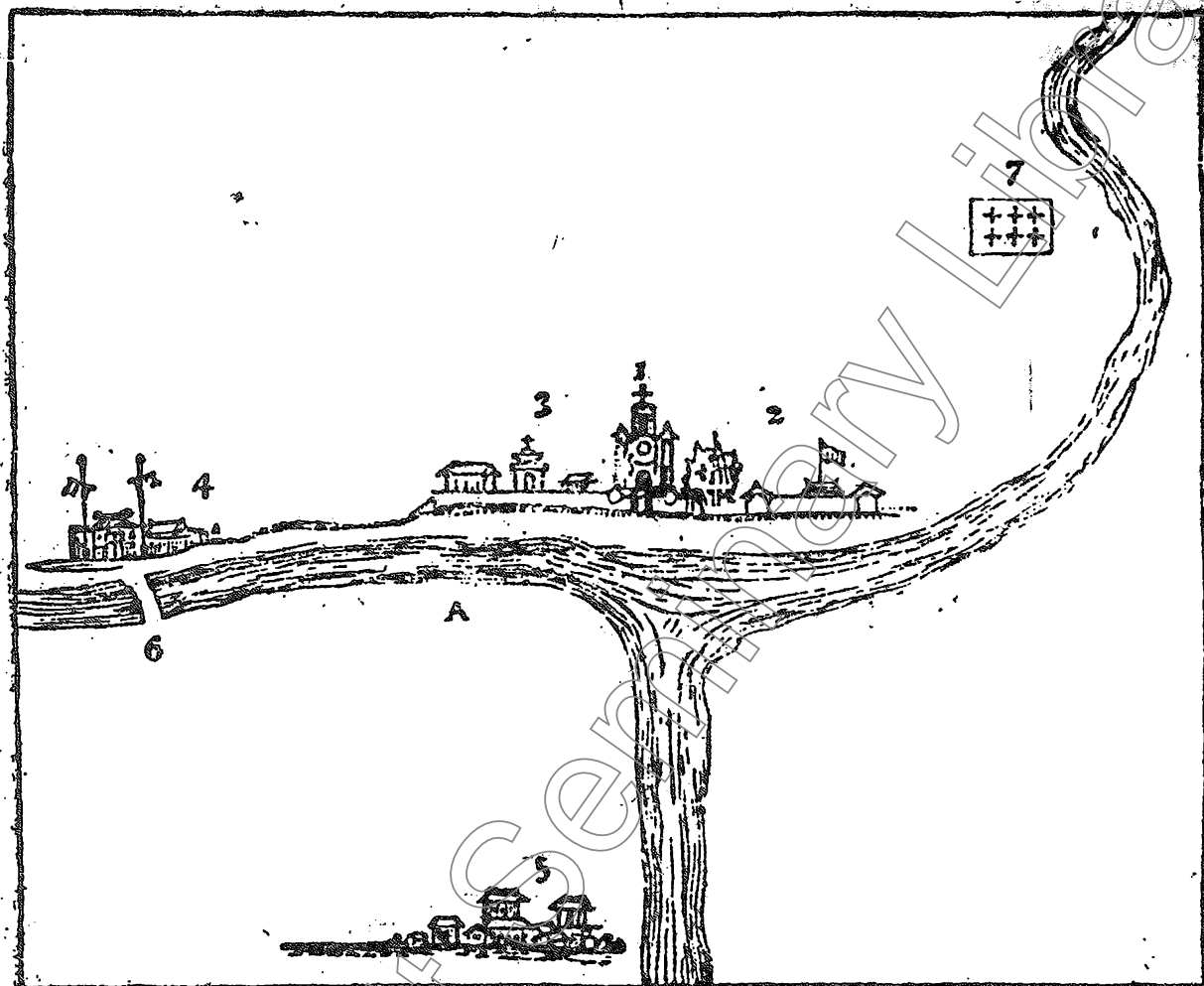


圖 2 天津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通商大臣衙門的位置略圖。（據Favier：“Peking”一書插圖複製）

(1)望海樓天主堂；(2)法領事署(3)傳教士住所；
(4)通商大臣公署；(5)仁慈堂；(6)浮橋；(7)嬰基
基地。圖中的河，在望海樓左方的是運河，其餘是
北河。故望海樓俗稱“三岔河口”。

報告。崇厚當即命令劉傑派巡捕前往彈壓。不料住在與天主堂僅一壁之隔的領事署的法國領事豐大業，竟把劉傑派去的巡捕官給打了一頓，並帶了領事館的司庫官西蒙（*Simno*）和另一法人名叫古得力的，帶着手槍、佩刀，氣勢汹汹地跑到崇厚的官署去質問。一見崇厚，即“口出不

遜”（註17），然後舉槍向崇厚開放，沒有打中。崇厚嚇得退避出室，豐大業隨將會客廳內的傢俱打壞了許多。後來，崇厚又出來與豐大業相見，勸他在自己的衙門裏躲避一時，不要出去，以免發生意外。但豐大業堅執不聽，率領西蒙（古得力留在署中未走）狂奔出署。行至大門外，正好碰上聞訊趕來探詢的劉傑。豐大業又向劉傑開了一槍，未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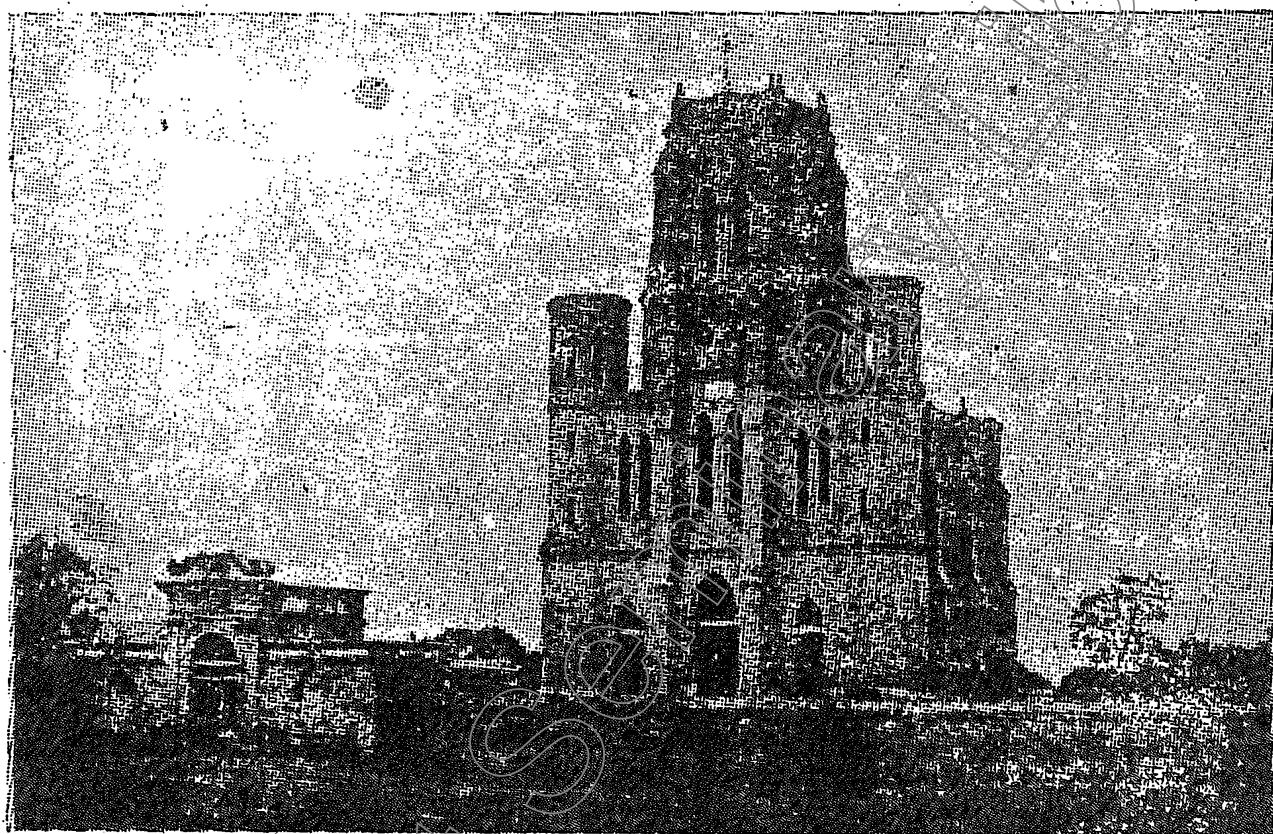


圖 3 焚毀後之天津望海樓天主堂（據Favier：“Peking”一書插圖複製。）

劉傑，但將在劉身旁的縣役高升打傷。這時，街上的羣衆大爲憤怒，乃將豐大業羣毆斃命。（註18）

差不多在同時，在望海樓和與其毗鄰的法國領事署門前，也出了事。

（註17）1870年6月23日崇厚奏摺，見“籌末”，卷72，葉23。

（註18）關於豐大業的死，清政府的檔案與英國標的“燕京開教略”所記有些出入。據“籌末”，卷77，葉12載，豐大業死在通商夫臣衙門大門外；而英等則說豐死在領事署中。但根據事後總理衙門給法國使臣照會中所稱的“當時情形，共見共聞”（見“籌末”，卷75，葉19）的肯定語氣以及法國在以後的照覆中從未對這一點加以辯駁來看，似以前說較爲可信。

當羣衆圍在天主堂和領事門前，豐大業與西蒙等持械奔出領事署以後，有一個名叫多瑪三（*Thomassin*）的法國駐京使館副員，持手槍站在領事署門前向羣衆進行恫嚇。羣衆中有一個15歲左右的小孩，拋了一塊磚頭，打中了多瑪三的頭部。多瑪三立即趕過來毆打這個小孩。羣衆見到多瑪三離開大門，遂蜂擁而入，先後將多瑪三夫婦、謝福音和當時在堂內的中國司鐸吳味增爵（華名不詳）殺死，並縱火燒了天主堂與領事署。（見附圖2）

羣衆殺了豐等6人，燒了望海樓以後，又過河到了現今小洋貨街的仁慈堂。（這些地方的大致位置見附圖3）在羣衆未到仁慈堂以前，仁慈堂的修女們把他們收養在堂內的孩子們都關進了地下室。羣衆到仁慈堂，在憤怒之餘，又殺死瑪爾蓋（*Marie-Thrése Marquet*，比籍）等10名修女，放火燒了該堂，並把關在地下室的孩子們放出；然而其中有幾個年紀小的，却被火烟悶死了。

當時有個法國商人，名叫沙爾邁松（*de Chalmaison*），與他的妻子看見仁慈堂火起，趕來探視，也被羣衆殺死；同時在亂中，羣衆又誤將三個俄國人殺死。

另據曾國藩於1870年7月6日奏摺，在這次事件中，焚毀的除望海樓天主堂、法領事署、仁慈堂，尚有“洋行一處；又誤毀英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處”（註19）。

查辦和交涉

事件發生後，崇厚趕緊馳奏清帝同治，除自請治罪和將天津道、府、縣分別嚴議革職外，並請同治飭令直隸總督曾國藩到津查辦。當時曾國藩正在直隸省城保定養病，但因“此等重要案件”，“不敢因病推諉”（註20），遂一面派候補道博多宏武、陳重二人赴津，一面作動身的準備。

（註19）“籌末”，卷73，葉31。

（註20）同上，卷72，葉31。

在此同時，教會中有人在事件發生的當天，連夜去北京，把事件經過告知在北京的天主堂，由天主堂中的法籍傳教士報告給法國駐京公使羅淑亞（*Le Comte de Rochechouart*）。這個羅淑亞是在1869年（同治8年），曾因“四川等省教案未結，自行出京攜帶兵船赴安徽、江西等省”而“頗鳴得意”（註21）的一個十足的帝國主義者，但在聽到天津事件的經過後，又目睹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憤怒火焰已熊熊地燃起（註22），也不敢再像平日那樣地“暴躁異常”而“反若不甚着急”（註23）了。可是在荏弱無能的清廷，却深恐因此而引起嚴重後果，所以在接獲崇厚的奏摺的當天（6月25），依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恭親王奕訢所奏，派崇厚出使法國領差大臣，“先盡中國友誼道理”（註24），而為後日出使謝罪預伏下地步。

曾國藩於7月4日由保定啓程赴天津，到津後，即將天津道周家勳、天津府張光藻和天津縣劉傑一律撤職，聽候查辦。法國公使羅淑亞於17日（註25）到了天津。羅到津後，曾國藩、崇厚即將羅迎至通商大臣蠶門相見。據說在這一次會見中，羅淑亞“辭氣頗為和悅，但以賠修教堂，葬埋豐領事，將地方官懲究及查辦兇手等語為辭”（註26）；就是在第二天（7月18日）崇厚再度到羅處會談時，羅的態度也與前一日差不多。但到了19日，羅淑亞“忽大放聲口”（註27），20日又給了曾國藩一個照會，裏面說：“不將府、縣及提督陳國瑞即行抵命，早晚該國水師提督到津，即令使宜行事……。（註28）（未完）

（註21）同上，卷72，葉33。

（註22）據英國樞“燕京開教略”，在6月25日那天，北京也有很多人包圍了西什庫天主堂等處，後經清政府派兵彈壓，始行散去，詳見該書下卷，葉46—47。

（註23）“籌末”卷72，葉29。

（註24）同上，卷72，葉30。

（註25）這是據曾國藩於1870年7月28日的奏摺中所載的日期。如據“燕京開教略”，羅是在7月15日到天津的。

（註26）“籌末”卷73，葉26。

（註27）同上。

（註28）同上。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 | | |
|---------|------------------|
| 唐類斯副主教 | (5 4 歲, 湖北南漳人) |
| 金 若 瑟 | (8 4 歲, 湖北襄陽人) |
| 張 瑪 利 亞 | (5 7 歲, 江西南昌人) |
| 沈 若 瑟 | (6 9 歲, 河北欒縣人) |
| 田 伯 多 祿 | (7 3 歲, 江蘇鎮江人) |
| 王 瑪 爾 大 | (5 2 歲, 河北寶坻人) |

周 年

- | | |
|---------|---------|
| 張 伯 多 祿 | 李 瑪 利 亞 |
| 李 德 肋 撒 | 趙 方 濟 各 |
| 王 瑪 利 亞 | |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參加匈牙利史柴比克總主教葬禮的主教們和政府代表們。

(參閱本刊本期的“國外短訊”)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